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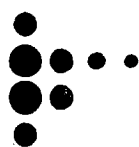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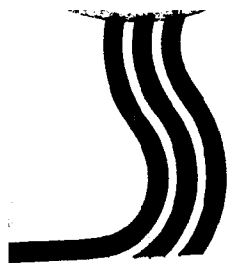
陈云生

情爱的误区



情爱的误区

陈云生 ● 花城出版社



91612

情爱的误区

陈云生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40毫米 32开本 4.375印张 1插页 85,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1730册

ISBN 7-5360-0771-X/I·691

定价：2.10元

鸣 谢

三年来，为我提供线索和接受我采访的朋友们：

尽管我必须遵守诺言而不能写出你们的真实姓名，但我不曾有一天忘记你们；在分别以后长长的日子里，我曾无数次默念过你们可亲可爱的名字——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有了你们的真挚与坦诚，社会才拥有了这一部公开的、属于我们人类自身情感秘密的记录。

无论你比我年长或是年轻，也无论你是与我同性还是异性，无论我们相处时你是何种身份，也无论当时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悲歌不已，或是追悔叹息或是忧郁伤感，今天，在这部作品问世的时候，我都要说：

我爱你们！

作 者

序 章

人类了解自己吗？了解自己那辽阔而又细微的感情世界吗？了解这隐秘的世界中时而发生的剧烈的情感震颤吗？

由远古至今，人类为了自身的繁衍，从杂居、群婚、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到一夫一妻，经过数百万年极其缓慢的历程，人类终于进化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婚姻模式。

然而，人类却无法把自己的感情束在一定的框架之中——这个充满了勃勃生命又脆弱得随时可能窒息的“感情分子们”，在人的内心那辽阔如大洋、细微如针尖的神秘世界里，悄然地上演着无数悲欢离合、亘古而绵长的故事……

历史虽已大气磅礴地进入了20世纪的下半叶，但这个隐秘的世界却一如往昔骚动不安，且平添出新的、刻有时代轨迹的话剧——两性间的情感纠葛，且又是发生在婚姻之外……

毫无疑问，人类从群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，显然是一种进步，那么，这种婚姻形式是否就是已

经发展到最为完美的顶点了呢？人类的两性关系，由种族延续的需要而发展成为情感上的需要，显然也是一种进步。那么，这种进步还要不要继续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呢？

笔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审视当代婚外感情这一现象的。当然，那些仅仅以性爱为主要目的的所谓“第三者”现象，不在本书讨论之列。

当今天的中国多少带有一些尴尬把一串串或激昂、或谴责、或模糊不清的名词套在它的头上的时候，人们是否了解这些感情——这些令人惆怅忧伤、得意失望、愧怍踌躇、刻骨铭心又痛苦不已的婚外感情，是如何发生着的吗？发生这些感情的主体——他或她的心理历程，又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呢？

目 录

序章

第一章：哦，东方的克制 1

——什么叫成熟？成熟就是能分得清
爱情与友情，对吗

第二章：委屈的隐私 23

——泱泱大国，为什么人活得那么累

第三章：艰难的寻旧 45

——怎么突然发现，这个民族的心胸
居然如此狭窄呢

第四章：不能浪漫的再选择 68

——隐匿在背后的那个巨大的暗影，
人们看到了吗

第五章：走岔了的初衷 87

——妇女解放仅仅是解放女性吗

第六章：构想 111

——假如人和人的日子能够这样……

序 章

人类了解自己吗？了解自己那辽阔而又细微的感情世界吗？了解这隐秘的世界中时而发生的剧烈的情感震颤吗？

由远古至今，人类为了自身的繁衍，从杂居、群婚、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到一夫一妻，经过数百万年极其缓慢的历程，人类终于进化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婚姻模式。

然而，人类却无法把自己的感情束在一定的框架之中——这个充满了勃勃生命又脆弱得随时可能窒息的“感情分子们”，在人的内心那辽阔如大洋、细微如针尖的神秘世界里，悄然地上演着无数悲欢离合、亘古而绵长的故事……

历史虽已大气磅礴地进入了20世纪的下半叶，但这个隐秘的世界却一如往昔骚动不安，且平添出新的、刻有时代轨迹的话剧——两性间的情感纠葛，且又是发生在婚姻之外……

毫无疑问，人类从群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，显然是一种进步，那么，这种婚姻形式是否就是已

经发展到最为完美的顶点了呢？人类的两性关系，由种族延续的需要而发展成为情感上的需要，显然也是一种进步。那么，这种进步还要不要继续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呢？

笔者正是从这个角度开始审视当代婚外感情这一现象的。当然，那些仅仅以性爱为主要目的的所谓“第三者”现象，不在本书讨论之列。

当今天的中国多少带有一些尴尬把一串串或激昂、或谴责、或模糊不清的名词套在它的头上的时候，人们是否了解这些感情——这些令人惆怅忧伤、得意失望、愧怍踌躇、刻骨铭心又痛苦不已的婚外感情，是如何发生着的吗？发生这些感情的主体——他或她的心理历程，又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呢？

第一章：哦，东方的克制

——什么叫成熟？成熟
就是能分得清爱情
与友情，对吗

纵然遭遇再多的磨难与艰辛，也没有人认为生活不是美好的。构成这美好的诸多因素中，最为深刻的是人与人之间爱的情感，因为它同希望、信念一道组成了人类生存意义的主干。在茫茫人世上，朋友间各式各样爱的情感覆盖着彼此的灵魂。

但，爱情与友情是有界限的。

他们说，或许在这里，或许在那里，他和她偶尔碰到了，见面了，想说点什么，却什么都说不出。只不过，那目光必定是慌乱而茫然的；

他们说，一个个日子被庞杂的操劳和细碎的焦虑挤占得严严实实，哪里还剩有其他半点位置？只不过，有时梦里一个惊悸，必会牵起一片湿润的回忆；

他们说，他们都有自己不会更移的志向与重负。他们从不敢懈怠，也从未懈怠。只不过，常常

在繁忙之后，小憩之时，要忍不住地低声叹息；

他们说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他们都必须走过去。因为，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是靠情感与理智这两支桨划过来的……

—

那一年，他从苏北病退回城分进了秦淮河边的这家集体小厂。

小厂靠近朱自清桨声灯影的大中桥。不远处，便是王献之的桃叶渡，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中的媚香楼和刘禹锡的乌衣巷。深秋的秦淮河一片迷濛。他穿着机修工油腻的工作服伫立在岸边，心中默然地温习着中国文学史里这悠悠长长的1600年的页码。

春天，厂里又进来一批“新三届”的学生。几个小女子分在他所在的班组，其中有一位苗条、俊俏的姑娘特惹人注目。她待人倒也随和，可全厂没有一个男性公民敢向她表示爱慕。实际上心里都想。他对她呢？印象当然也是没说的。但他知道，形象过于出众，有时也会造成距离的。

几年相处下来，她们和他都很熟悉了。一个勤勉、刻苦的老知青，一个不愿被秦淮河畔这片狭小的天地羁绊的“老三届”，他的形象在人们中也是出众的。

的那个门洞，过去只许皇帝一人通行，别人冒犯了可要杀头的。”

她也笑着答道：“那我们今天偏偏不绕了，走，就从中间过去！”

这以后，他每星期去她家两个晚上。

面对面的辅导，效果当然不一样。她呢，每一次总要给他们弄点吃的。开始倒没注意，渐渐地发现这夜点的花样层出不穷：枣子、元宵、水铺蛋、莲子羹……要她不要这么费事，她只是朝他笑笑。

一个多月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。

故事就发生在那个晚上。

照往常一样，他赶到她家，而他的学生却不在。她一迭声地解释：“单位要他今晚加班，下午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恰巧你不在。他说晚上争取早点回来。”

那就等等吧。

孩子在奶奶家，屋子里只有他和她。

很静。墙上那菱形的石英钟“滴答滴答”，分外清晰。

她兀自叹了口气说：“什么都可以重新认识，只可惜时光不能倒流。”见他诧异的样子，她又说道，“人哪，有时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怎么了。就像找对象，当初外表呀、条件呀，讲究得很。后来才知

道，哪是那么回事呢？还有更要紧的，都疏忽了。”

他第一次觉出她这些年不平常的心理历程。

他望了望她，说：“你爱人，还是很刻苦的。”

“差得很，坐着都能打呼噜。也不好怪他，以前多少时间都给睡掉了。你们年龄差不多吧，可他胖得比你至少要重20斤。你说过每天要看三小时书，我就陪他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我说一句话，你可别笑话我。有时从背后望着你和他，我常常呆想，要是这两个人是一个人，该多好啊！”

这话刚说出口，她就有些慌乱，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她去了厨房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端着一只白磁碗进来，是一碗藕粉，闪动着琥珀色的光泽。

她就立在他的跟前，很近。一股淡淡的清香，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向他围来。那双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睛望着他，目光是热的。

“你太瘦了。往后要多吃点，长壮实点。”

这是五月的夜晚。

他听见自己的心“怦怦”地跳，觉得自己的目光骤然地炽热。

就在这时，他的目光不经意地触到了她背后的一张照片。那是她全家在儿童公园飞机模型前的留影，前几天他和妻子带着儿子去那儿照相，恰巧也是这个位置。

这个短暂的理智提醒了他。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危险的。“我还是下去等吧？”他说。

她没摇头，也没点头。

迟迟疑疑地，他向楼下走去。一步一个台阶，每层九级，每一级都踩得很轻很慢。

几次都想回过头去。他知道身后的那扇门是开着的，那里面的一切都是温馨的。但，还是克制了。除了想到妻子，还有一个颇难启口的原因：不知道她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。

他下楼刚刚站定，她的丈夫回来了。见他站在那儿等，大为感动。两人热烈地握手，然后上楼。“快给老师弄点吃的。”他的学生大声喊道。

她又端来了夜点，他好像不曾吃过，也好像在这之前不曾坐过。

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，却留下了只属于他和她的那一段回忆。

很快，就要临考了。那天，他抽出一个整天，给她的丈夫进行模拟考试。

中午，她回来给他们做了饭。饭后，他们要休息一下。“学生”让老师睡在床上，自己在地板上铺了一床席子。推让一番，他也就从命了。好在是六月。

不一会儿，地板上的那位发出了呼噜声。他却

怎么也睡不着。倒不是怕打呼噜，其实，那声音忽轻忽重，倒也打得有板有眼。

是枕头，枕头的气息。淡淡的清香，一缕一缕的，极柔和地漾动着。

她斜靠在沙发的扶手上，一直静静地凝视着他；他装着入睡了，心却始终醒着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沙发动了一下。她轻手轻脚地出门，脚步声渐渐远去了。

考完试的第二天下午，她来找他，急切地说：“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来？他说考得不错，我们说你说了好久。”

他说：“这几个月，你们夫妇一直没好好休息……”

她的脸微微一红：“真等你呢，你这个人呀！”

他被这一瞥瞥得羞愧。

他决意借那个明朝皇帝留下的公园作为回报。

借着夜色，他和她大着胆子挽着，走过了600多年前只能是皇帝一个人才进入的城门，沿着一级级古老的台阶，登上了城垛。

一溜树梢，是一笔浓墨重抹，稀疏处，又呈现出黛色。

她低低地唤了他一声。

这是晚熟的感情。晚熟的感情灼人。

分手的时候。她问：“今后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他沉吟了许久，说：“有三种。”

她抬起了头。

“第一种，使这份友谊两个家庭都能接受，自然社会也能接受。但有一个苛刻的条件，我们之间的来往，必须中止。”

“那第二种呢？”

“与第一种截然相反。”

她颤声再问：“还有一种呢？”

“把一切都存在心里……”

二

又下雪了。

他茫然地站在窗前，又茫然地抓过一把伞，轻轻地出了家门。

大朵大朵的雪花轻盈地舞蹈着飘过他的眼帘，长街上铺着一层洁白而又不断增厚的地毯，烟云般的雪雾笼罩了整个世界。

他仰起头，望着幽暗的夜空，仿佛要跟随这迷濛濛的、从遥远的天空飘来的洁白的晶体，走进往事，走进时时不能忘却的记忆之中。

忽然，一串清脆的车铃声使他一惊。一看，一位女子扶着自行车正停在他的面前。原来是他恍惚

间走上了慢车道，而且是反道。

他歉意地侧身让路，奇怪，这女子并没有动。他不由地朝她望去：一条浅藕色的长围巾将她的头和脸围个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这是一双眼皮迭得很秀气的眼睛。

这时，她一只手扶住自行车，另一只手将围巾往下拉了拉，那双眼睛扑闪一下，好像在说：“怎么，不认识了？”

他紧张地在记忆里搜索起来。

想起来了。几年前，一次文学爱好者聚会时，她就坐在他的对面。也是这么冷的天气，她也是围着这么一条长围巾。

主持人提议每人要讲一段自己的经历，爱的，或者是恨的。

一时间，大家沉默了。

他说：“爱和恨，这是很难分得那么清楚的。往往是，爱中有恨，恨中有爱，比如，有的人看见雪，就会忆起许多恩恩怨怨，甚至很难说得清到底是什么滋味……”

这时，他明显地感到，在众多的注视自己的眼睛中，有一双眼睛十分专注，且带着理解和忧虑。

这就是她。

“噢——原来是你呀！”他情不自禁地向她伸出了手。这时，他发现她没穿雨披，雪花在她的头